

婚姻
家庭

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,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。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,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,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,更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。她焦虑、烦躁、易怒,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。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,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……

一场没有主角的满月酒

毕竟是刚刚生了孩子,又刚刚出了月子,对于汪露露这种被娇惯坏了的女孩来说,生活无异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就算是发发脾气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以前又不是没吵没闹过,都熬过来了。更何况这次是因为有了孩子才引起的矛盾,不至于上升到不理不睬的地步。

他拿出手机给汪露露发了一条信息:“宝贝睡没?”一语双关,一是问汪露露,二是问霖霖。哪知这条信息发出去以后,有去无回。担心影响到霖霖睡觉,吕森没敢打电话,他又发了一条信息:“我这里忙得差不多了,明天办完酒席立刻回去。”结果这条信息同上一条一样,也石沉大海了。

吕森发现女人要是有了孩子就等于有了靠山,换作以前,汪露露的短信肯定不超过一分钟就回复了,现在可倒好,连个影子都没有,更别提声音了。

换句话说男人有些时候也很贱,老婆主动打电话发信息的时候,自己不高兴接也不高兴回,觉得对方怎么把自己看得这么紧。可当老婆不打电话不发短信的时候,男人又担心老婆在做什么坏事。当然了,吕森是绝对不会认为汪露露在做什么坏事的,一来是情况不允许,二来是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尽管这么想,可吕森仍然控制不住拨号的欲望,他终于给汪露露打电话了。

“对不起,您拨的电话已关机。”晕啦,吕森彻底晕了。他知道汪露露是二十四小时开机的,这是长期在新闻媒体工作养成的良好职业习惯,现在汪露露居然能做到关机这步,估计是彻彻底底对自己绝望了。怎么办?打家里的座机会吵醒孩子,



可孩子这个时间不一定是在睡觉。如果打了,汪露露仍然在气头上,再骂自己一顿又得不偿失,吕森犹豫不决。

算了,不早了,还是办完正经事情再说吧。吕森决定第二天再打电话。他怎么知道,就是因为这么一犹豫,他和汪露露之间的感情真的出现了问题。

都说争吵是夫妻之间的调味剂,可汪露露觉得有了调味剂的生活不合自己的口味儿。

汪露露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,由于大哭过一场,所以睡眠质量反倒格外好了起来,大概是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吧。霖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汪明才抱到客厅里玩去了。汪露露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短信或者是未接电话,结果真的有所收获。可她仍然转不过弯子。吕森越是主动,她越是不理,或许这就是汪露露的战术,敌进我退,敌退我进。她就是想让吕森着急,就算他不关心自己,肯定也关心儿子。现在手里有了这个大宝贝,不怕吕森不就范。汪露露洋洋得意地将手机调成静音,随后下了床洗了把脸,跑到客厅和父母一起逗孩子玩。现在对她来说,孩子是第一位的。至于有没有老公陪在身边,真是无所谓了。

带着这种消极的态度,汪露露居然心平气和地又熬过了一晚。

可怜的吕森就没有汪露露那么幸运了。他白天操办完酒席的事情,晚上又坐在炕上陪宋美兰扯着家长里短,心里却惦记着妻儿。汪露露怎么还没来电话,难道是没收到短信?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情她忙不开,没时间打电话?想得越多,就越心不在焉,答非所问,语无伦次。

这一夜,吕森失眠了。

20

官场
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检察院有人找侯卫东调查情况

他们几人谈了几句,侯卫东招呼道:“济院长,你好。”虽然毕业已经两年,济道林还是一口就叫出了侯卫东的名字,道:“侯卫东,你怎么在这儿?”刘教授就道:“侯卫东买了我的房子。”

办完了所有手续,侯卫东就拿到了房产证、国土证和钥匙。楼房打扫得很干净,设施也齐全,侯卫东一不做二不休,就在城里买了全套家具和电视、VCD、空调、冰箱等电器。半天时间,屋内又重新布置起来。

在新家里,侯卫东亲自动手,在墙壁上取了两块砖头,做了一个暗格,专门存放存折、合同等贵重物品。暗格做好,恢复如初,居然看不出一点破绽,侯卫东为此得意了许久。

在侍弄新家的同时,侯卫东也天天朝医院跑。曾宪刚伤得极重,全靠他身体强壮,才熬了过来。在医院看完曾宪刚,回到家里。到了阳台上,看着湖面点点星光,暂时忘掉了世间俗务。隔壁灯光一亮,随后一个人影出现在灯光之中。这是一位年轻女性的身影,她穿着一身蓬松的睡衣,站在阳台上伸着懒腰。由于背对着灯光,侯卫东也没有看清楚她的相貌,也就没有理她,自顾自地看着湖面星星点点的灯火。

阳台上的女子也在看着湖面,她无意中扭头看了一眼阳台。忽然看到隔壁阳台上有一个黑影,这道人影出现如此突兀,让她禁不住尖叫了一声,就朝屋内跑去。过了一会儿,敲门声响起。打开门就看到组织部的美女郭兰。“侯卫东,吓了我一跳。”郭兰已经换下了睡衣,穿了一身运动服,出现在侯卫东眼前。“郭兰,刚才把你吓着了?”郭兰站在门口,嗔怪道:“怎么不开灯,站在阳台上玩深沉,真是吓了我一跳。”进了屋,郭兰好奇地四处打量了一番,道:“刚才听爸爸讲,隔壁搬来了一



个年轻人,是沙州学院政法系毕业的,在青林镇工作,我猜就是你。”

两人聊了几句,郭兰告辞的时候,侯卫东从茶柜里取过一个茶盒,道:“这是青林的明前茶,一点农药也没有,送给郭教授。”郭兰也没有推辞,道:“我爸爸就好这一口,谢谢了。”

1995年11月7日中午,电视里正在播放《宰相刘罗锅的故事》。侯卫东看得正入迷,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派出所秦钢的声音很严肃急切:“侯卫东,检察院马上就要来找你,你要有什么心理准备?”侯卫东吃了一惊,道:“检察院找我有什么事情?”“听口气似乎是找你调查情况,估计是县里的哪一位官员东窗事发了。一个小时就要到,你在山上开着石场,躲是躲不掉的,还是要想好处理办法。”

秦钢又叮嘱道:“我给你打这个电话,是违背纪律的,你要保密,把手机放好。”

侯卫东冷静地回想着自己的行为,若是县里官员东窗事发,肯定就是交通局的事情,他暗自庆幸自己的谨慎。

曾宪刚事件以后,他在益杨县里建了一个窝点,将涉及交通局的所有重要物件放在这个小窝。在青林山上就只有两万元钱现金、执照、税费手续等物,而沙州学院的房子是用石场一个老村民的身份证办理的转户手续,检察院很难查到这个房子,即使找到了沙州学院的房子,也很难找到墙壁上的暗格。

(全文完,本报有删节)

从下周起,开始连载军事小说《耸入云天的地方》,敬请读者关注。

39